



[英] 西蒙·温德尔 ——著 于江霞 ——译

Simon Winder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多

瑙



·哈·布·斯·堡·的·欧·洲·

Danubia

A Personal History
of
Habsburg Europe

河

畔

[英] 西蒙·温德尔 著

于江霞 译

Simon Winder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多瑙河畔：哈布斯堡的欧洲 / (英) 西蒙·温德尔著；于江霞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8

书名原文：DANUBIA：A Personal History of
Habsburg Europe
ISBN 978-7-5520-2409-8

I. ①多… II. ①西… ②于… III. ①欧洲—历史—
研究 IV. ①K50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79450号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9-2018-746

DANUBIA：A Personal History of Habsburg Europe
Copyright © 2013 by Simon Winder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he Wylie Agency (UK)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eijing Paper Jump Cultural Development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多瑙河畔：哈布斯堡的欧洲

DANUBIA: A Personal History of Habsburg Europe

著 者：[英] 西蒙·温德尔 (Simon Winder)

译 者：于江霞

总策划：纸间悦动 刘科

策划人：唐云松 熊文霞

责任编辑：王勤

特约编辑：程彤 范琳

封面设计：xtangs@foxmail.com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622号 邮编200025

电话总机021-63315900 销售热线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印 刷：鑫艺佳利（天津）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8.25

字 数：409千字

版 次：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2409-8/K·462

定价：108.00元

Danubia



蓝色多瑙河流经的区域勾勒出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帝国。从中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国度虽然未曾赶超鼎盛时期的神圣罗马帝国，且国界变化无常，但其统治时间之长、统治疆域之广，为大多数王室家族所不及。这是一个王朝的历史，也是它所统治的许多人的历史，他们分属不同民族，使用不同语言，拥有不同信仰，生活在不同的王国或邦国，在双头鹰这个象征符号的周围环绕了数百年之久。

西蒙·温德尔摒弃了传统的历史写作模式，拨开笼罩着神圣罗马帝国到后世德意志帝国的神秘沉闷的迷雾，带领读者沿着多瑙河走过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领土。他不仅呈现了著名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还展示了各地的风土人情，以及与人物相关的趣闻逸事，让读者时而驻足窥探幽暗的教堂，时而穿过童话中的森林和古堡，时而徜徉于长长的画廊，时而在音乐的海洋中畅游，时而为不幸的皇室婚姻唏嘘不已，时而置身于叛乱或迫害中不知所措。这一切逐渐汇入强韧的历史主线，先是掀起数个高潮，最终缓缓落下，留下今天多瑙河畔的面貌，而历史磨洗的痕迹永远不会褪去。如今的欧洲，从语言到宗教，再到政治和文化，无不渗透着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影响。

为何神圣罗马帝国松散的统治模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却彻底终止于德意志统一之前？回天无力的哈布斯堡家族为何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随后又退出历史舞台？通过运用复杂程度适宜的史料，以多维度感知刺激读者思考，作者很好地证明了帝国不同部分的差异由来已久且成因复杂，由此让帝国解体和王朝覆灭的命运变得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Simon Winder ————— 西蒙·温德尔

英国著名大众历史作家、出版人、书评人、影评人。多年来对中欧历史、德国历史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并在近20年间多次游历神圣罗马帝国故土，探寻各地遗迹中蕴藏的古老文化元素及其背后的历史渊源。与彼得·威尔逊（Peter Wilson）、蒂姆·布兰宁（Tim Blanning）、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等欧洲史和德国史学术大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持续获得他们的指导与建议，得以在写作中融入新的学术视角。

温德尔在企鹅兰登出版集团担任出版总监，曾因一举获得007系列作者伊恩·弗莱明作品的出版权而名声大噪，他同时还负责部分“企鹅经典”作品和当代外国小说的推广工作。丰富的出版经验让温德尔更了解读者的喜好与习惯。在严谨的历史考证之外，他善于打破传统范式，从视觉、听觉、味觉、触觉等多个角度传递信息，以时而幽默时而犀利的语言进行叙述，让读者获得全方位的、充满愉悦感的阅读体验。他经常接受BBC、CNN等媒体的采访，应邀赴大学演讲，推广英国文化和其一直醉心研究的德国史。目前已经出版了三部著作，其中，《日耳曼尼亚：古今德意志》曾被评为《星期日泰晤士报》“年度十大畅销书”，《多瑙河畔：哈布斯堡的欧洲》曾获2013年度“塞缪尔·约翰逊奖”（英国颇负盛名的非虚构类写作奖）提名。

REC
WORLD
海国志

 PAPER JUMP
纸间悦动
寻找历史的碎片 拼合未来的阶梯

豆瓣小站 纸间悦动
Email paperjump@163.com

总策划 刘科
策划人 唐云松 熊文霞
责任编辑 王勤
特约编辑 程彤 范琳
装帧设计 xtangs@foxmail.com

在文明国家，什么是人们“众所周知”的，什么是人们“理应获知”的，这是一个谜。

——索尔·贝娄，《耶路撒冷去来》

一名身材臃肿的志愿者翻滚到另一个草甸上继续说道：“毫无疑问，这一切不会永垂不朽，它们终将灰飞烟灭。就算把一头猪捧到天上，它最终也会掉下来摔死。”

——雅罗斯拉夫·哈谢克，《好兵帅克》

奥地利皇帝
世袭的匈牙利国王
波希米亚、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加利西亚、洛多梅里
亚和伊利里亚国王
耶路撒冷国王，等等
奥地利大公
托斯卡纳和克拉科夫大公
洛林、萨尔茨堡、施蒂里亚、克恩滕、卡尔尼奥拉和布科维纳公爵
特兰西瓦尼亞大公
摩拉维亚侯爵
上西里西亚、下西里西亚、摩德纳、帕尔马、皮亚琴察、瓜斯塔拉、奥
斯威辛、扎托尔、泰申、弗留利、拉古萨和扎拉公爵
哈布斯堡、蒂罗尔、基尔堡、戈里齐亚、格兰迪斯卡伯爵
特伦托和布里克森亲王
上卢萨蒂亚、下卢萨蒂亚和伊斯的利亚侯爵
霍恩埃姆斯、费尔德基希、布雷根茨、松讷贝格伯爵，等等
的里雅斯特、科托尔和温德边界领主，
塞尔维亚总督区大总督……

1867 年后，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拥有了以上头衔，但这只是夸大其词而已，他并非实际拥有上述所有领土。

引言

INTRODUCTION

《多瑙河畔》描述了在欧洲打下大片江山的哈布斯堡家族 (Habsburg family) 的历史。从中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哈布斯堡王朝最终分崩离析，皇室成员四处流亡。

哈布斯堡家族集狡诈、好运于一身，经历过黑暗混沌，也经历过无上荣耀，其家族史格外悠久。所有王朝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皆是偶然，而哈布斯堡王朝尤为如此。对战争的狂热以及无数的战事伤亡，促成他们吞并了大量的王国、公国和各种边界郡县领土。从北海 (North Sea) 到亚得里亚海 (Adriatic)，从喀尔巴阡山脉 (Carpathians) 到秘鲁 (Peru)，都是他们统治的疆域。虽然哈布斯堡王朝在欧洲的众多领地散落各处，但中心地区始终位于贯穿整个奥地利的多瑙河流域一带。主要首都位于维也纳 (Vienna)，之后移至布拉迪斯拉发 (Bratislava)，就是在这里哈布斯堡家族加冕为匈牙利国王，而布达佩斯 (Budapest) 则成了众多大首都之一。

在长达四个多世纪的欧洲历史里，每一个重大转折都有哈布斯堡家族的身影。尽管现如今几乎不会有人记得哈布斯堡家族成员的名字，但对于数百万现代欧洲人来说，他们交谈所用的语言、所从事的宗教活动，甚至是城市的面貌和国界，都令人不安地受

到哈布斯堡家族的争论、臆想和反思的影响。他们抵御了奥斯曼土耳其人（Ottoman）一波又一波的进攻，守护住了中欧。他们坚决阻挠了新教势力。19世纪欧洲种族民族主义盛行，哈布斯堡家族不得不违心容忍。对于欧洲那些不属于他们的领土，他们通过联姻或军事往来与之建立联系。在大部分欧洲国家看来，哈布斯堡家族经常以不同的形象出现，从坚若磐石的盟友到近乎成为反基督者（Antichrist），仿佛可以扮演任何角色。这种情况让他们十分迷惑。实际上，哈布斯堡家族的影响力多样且复杂，贯穿于现有的整个人类行为，几乎很难以道德标准加以评判。

16世纪上半叶，哈布斯堡家族近乎统治了整个欧洲。在此期间，哈布斯堡王朝疯狂扩张，就连盾徽设计者也跟不上它更新的速度。这仿佛暗示着欧洲大陆会有一个“中国式”的未来，即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然而结果却是哈布斯堡家族所掠土地上供需矛盾激化，在多重因素的夹击下，查理五世（Charles V）建立的霸权崩塌了。1555年，查理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分割他那庞大的家产。其中的一半以新首都马德里（Madrid）为基础，分给他的儿子腓力（Philip）；另一半以维也纳为基础，留给他的弟弟斐迪南（Ferdinand）。在这个节点，我继续跟进斐迪南后代的故事，尽管他们在马德里的亲戚有时会进行干扰，直至1700年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在马德里终结。

我在写上一本书《日耳曼尼亚》¹的时候，时不时会有些精神恍惚、心神不宁，因为我知道写这本书时我要了一点儿小心思。我破

1. 日耳曼尼亚（Germania）是古代欧洲的一处地名，位于莱茵河以东，同时也包括被古罗马控制的莱茵河以西地区。它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核心地带，英语中“德国、德意志”的称谓即来自日耳曼尼亚。——编者注

例任性了一次，将其地缘中心聚焦在当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于保持叙事的连贯性来说，这是必要的；但就历史学而言，这无疑是荒唐可笑的。实际上，我的要点是：在中小封建国家的混沌笼罩着欧洲大部的时候，“德意志”是唯一一个冲出迷雾的新生儿。但这一写作结构未能如实表达我的观点，让我颇感惭愧。这些成百上千有争议的管辖区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保护下存在了 1000 年，他们的丰功伟绩无可否认。在神圣罗马帝国存在的最后 350 年里，皇帝几乎总是由哈布斯堡家族中的长者担任。他们之所以能够担任帝国皇帝，是因为他们本身就统治着大片领土。而事实上在不同时代，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拥有部分甚至是全部的 19 个现代欧洲国家¹。拥有任何人都难以企及的庞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足以让一位哈布斯堡家族成员成为皇帝的不二人选。但这同样也意味着皇帝会时常心烦意乱：既要管理神圣罗马帝国之内的庞大疆域（如现代的奥地利和捷克共和国），又要管理那些不相关的地区，如克罗地亚和墨西哥。有人认为，正是因为皇帝的统治难以兼顾，欧洲政治史的发展才获得了关键的推动力。

哈布斯堡家族是欧洲统治时间最长、最强大的皇室家族，统治着紧邻现代德国的大片日耳曼尼亚领土。由于哈布斯堡王朝的故事太过复杂，现在只能在年代较早的书籍里找到只言片语。哈布斯堡家族对整个欧洲的影响是深远的，但欧洲历史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往往不仅仅由家族一方主动发起的，皇帝们的软弱无能也是

1. 按字母顺序：奥地利、比利时、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法国、德意志、匈牙利、意大利、列支敦士登、卢森堡、荷兰、波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士、乌克兰和整个西班牙海外帝国。在查理五世的儿子腓力统治时期，哈布斯堡家族同时拥有葡萄牙帝国和西班牙帝国，不过统治西班牙帝国的时间更长一些。——原注

诱因。实际上，有很多皇帝无为而治或是统治方式令人匪夷所思，这一点相当明显。在弱肉强食的法则下，无数竞争对手都毁于一旦，而哈布斯堡家族却一直在沉重迟缓地前行。他们一路走来，有着横空飞来的好运和短暂爆发的活力，也经历了许多常常难以控制的局面，直到最终被拿破仑打败。之后，他们很快巧妙地更改了年号，所以就变成了我们现在所称的“哈布斯堡帝国”，意思是这个国家已成为哈布斯堡家族的私人财产，而它本身仍然是仅次于俄国的欧洲第二大国家。之后，他们继续前行，在一个战火纷飞的世纪里，最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First World War）中作为同盟国成员惨败。战后的影响现如今仍然能够看到。战争的影响我在文中提到了一些，但我的叙述实际上只写到 1918 年。因为这一年哈布斯堡帝国解体，帝国内部开始各自发展。

这本书可没有《日耳曼尼亚》那么令人轻松愉悦。去莱茵兰（Rhineland）的城市里逛一圈，你会清晰地发现，无论在 20 世纪经历了怎样的摧残（身体上的或是精神上的），它们仍然是历史上最大的日耳曼人聚居的城市。这里的日耳曼人完全承认他们曾参与谋划 1933—1945 的恐怖暴行，然而同时把自己和过去划清界限。大部分日耳曼人已经走出苏联攻占德国的阴影，这让他们在战后的创伤期大大缩短。对于生活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的联邦德国人来说，他们仍然清晰地记得 1914 年的那个夏天，荣耀昌盛的德国是多么的坚不可摧。正是这些辉煌的记忆支撑着他们重新开始新的生活。而对于大部分前哈布斯堡帝国的居民来说，他们并无一刻轻松喘息。百年以来，在政权建设和重建的道路上，他们时不时被迫忍受着大屠杀、迁徙、侵略、恐怖和“巴比伦之囚”式罪行所带来的痛苦。

20世纪90年代，生活在这片千疮百孔土地上的幸存者的后代几乎与哈布斯堡帝国没有什么关联了——唯有的一丁点儿联系就是帝国的建筑遗迹仍然遍布他们身边。在2011年差点就通过了一项计划，那就是拆除利沃夫（Lviv）古老的金玫瑰犹太教会堂（Golden Rose Synagogue）的最后一处残迹，然后在此之上新建一个旅馆。这是唯一一个体现人们对过去那段饱经沧桑的帝国历史变得麻木不仁的例子。从捷克共和国西部到喀尔巴阡山脉以外有很多城镇，这里散居的人口实际上都是1945年后的移民。罗马尼亚人到底会不会将那些被遗弃的德国村庄视为他们自己的遗产，或者乌克兰人会将前波兰教堂视若珍宝吗？也许对于游人眼里的如画美景，当地居民只会心生厌恶或是漠然置之（虽然现在有了明显的改善）。这些冲突和裂痕不可避免地对本书的内容有所影响。

人们对一个历经沧桑的地方会有多喜欢呢？这显然是个问题。经过这4年在古帝国的疆域上四处游历，我时刻感受到我所肩负的使命，那就是向读者传达，为何有这么多处于欧洲中心、历经沧桑的城镇，即便冷战早已远去，它们在很多方面仍然不为讲英语的国家的人们所熟知？它们究竟有多么迷人？如果对它们1918年以前的历史有所了解，我们就能明白后来的集权政府究竟想要抹掉什么：这个多元化、多语言和无政府状态的欧洲曾一度被哈布斯堡家族统治。哈布斯堡家族集愚蠢、凶恶和偶尔的善举于一身，统治着整个欧洲。

2008年10月，欧洲足球协会联盟（UEFA Champions League）举办了一场球赛，切尔西（Chelsea）足球俱乐部对阵克鲁日（Cluj）足球俱乐部。切尔西队的球迷为了观赛，特地飞往特兰西

瓦尼亞（Transylvania）。由于他们觉得穿着披风、带着塑料尖牙的吸血鬼形象十分滑稽可笑，所以在如期抵达的时候，他们挥舞着手臂，操着滑稽的口音喊道：“啊，晚上的孩子们——我听见了他们的叫喊！”诸如此类。在第二天英国广播电台的采访中，一名气愤的克鲁日音乐电台主持人令人印象深刻。他说一口纯正的英语（公平来讲，虽然口音有点滑稽），气愤地说这是国家的耻辱，是对人民的欺侮，他解释说德拉库拉（Dracula）是爱尔兰小说家笔下虚构的吸血鬼，而特兰西瓦尼亞对吸血鬼的迷信并不知情。

上面的故事足够真实，那次的采访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因为我十分焦虑，我自己也是个戴着塑料尖牙的切尔西球迷，而且在下飞机时还摔了一跤。在前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土上，主战场是对历史最好的诠释。实际上，对民族、宗教和阶级特权的仇恨与幻想刺激着历史研究中的每一根神经。身处这样一个高度紧张的竞技场，我充分地意识到自己的愚蠢。在这里，人们很容易蔑视他人的民族主义，而意识不到自身的民族主义。对语言学、考古学、人种学、印记学、钱币学和地图学等种种帝国遗产的迷恋都是一种剧毒。我在心情沉闷的时候感觉到，这些学科的传播及运用，对中欧来说只不过是一场灾难。那些学者不仅仅是学者，有的（在神父的帮助下）成了大恶人。事实上，与学者相比，政治家和军事家都不过是傀儡而已，甚至就连希特勒也不过是一个令人作呕的、恶毒的维也纳民族主义和科学教条的副产品。

为此付出的代价非常高昂。因为每一个语言群体都像着了魔似的挖掘历史。这不仅仅是为了通过了解有关祖先的过往达到自娱自乐的目的，也是为了把它作为超越其他群体的关键武器。匈牙利人倾尽全力描绘他们伟大的祖先起源于亚洲西伯利亚大草原以外的

一带，并在 1896 年庆祝他们抵达欧洲大陆 1000 周年。而罗马尼亚学者们则协力搜寻证据，证明他们自己才是那里真正的主人，他们是罗马军队士兵和移民的后代（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甚至编造了一个国名）。复古主义推动了恐怖事件的发生，其造成的危害虽然不大，但实际上有些愚蠢。其中，最无关痛痒的是，在帝国即将分崩离析的最后几年里，罗马尼亚人在反匈牙利人的集会上叫骂道：“滚回你们亚洲！”当然，这句话言下之意就是强调那些犹太人和吉卜赛人没有“归属”。哈布斯堡帝国于 1918 年解体，分裂成一个个苦苦坚持民族主义的小国，这使那些有着多重身份的人陷入了极度危险的境地。

在本书的部分章节里，我着重挑选了这些民族主义情绪造成的真正恐怖的后果呈献给读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怀念过去，想要回到那个帝国时代。因为这样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理智地讲，相比幻想着回到那个没有报纸、社会整体文化水平很低的贵族世界，承认现代社会有太多的丑恶貌似要好得多。毕竟，太多这样可怕的想法都披着哈布斯堡帝国的外衣，凡是出于这种目的的就都应该受到谴责；同时，这也是那些知识分子所抗争的（从犹太复国主义到无政府主义，再到对无意识的理解）。

我写这本书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戏剧性地表现中欧早期的生活是多么糟糕。更极端的是，野蛮暴力致使人口近乎全部灭绝。20 世纪的衰败与这不无关系。这种残暴行为通常不同于西欧人的“内部事务”，尽管他们自己当然也乐于对其他大陆实施类似的暴力。如果把欧洲看作集奴隶制、惩罚行动、强制移居、海盗行径、宗教制裁名义下的公开破坏和处决为一体的舞台，至少这还是十分有趣的。但愿我的这些认识是全面的，并无冒犯之语。同时，我也

想让读者明白，命运多舛是欧洲整个故事的核心，而这些命运并非源自某种仅仅是有些怪诞的“东方”野蛮状态。

在 1463 年的夏天，波斯尼亚（Bosnia）国王斯蒂芬·托马舍维奇（Stephen Tomašević）被奥斯曼土耳其统治者穆罕默德二世（Mehmet II）的军队围困于克柳奇（Ključ）要塞。最终，国王在签订安全通行权协议后投降。但是，一落入穆罕默德的手里，斯蒂芬和他的随从就被杀了，活下来的波斯尼亚贵族都沦为囚犯。土耳其人的看法是，整个波斯尼亚统治阶级已经力不胜任，应当予以清算——最终，波斯尼亚永久地沦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小州（省）。国王拿到了安全通行证，但他现在彻底沦为一个臣民，只能听由土耳其人发落。事实上波斯尼亚，一个受人尊重的中世纪王国，已经失去独立主权五百年有余了。另一个有名的例子是波兰。18 世纪末期，在一系列惊人冷冽的谈判中，哈布斯堡家族、普鲁士和俄国决定瓜分波兰，意图使波兰这个国家的名字永远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新的行政划区：“西普鲁士”（West Prussia）、“西俄”（Western Russia）、“加利西亚”（Galicia）和洛多梅里亚（Lodomeria）。对于任何威胁到新秩序的人，波兰的新主人们都进行了杀戮、引渡或监禁。

谈到中欧的历史，断断续续总要提到的主题就是暴力的极大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整个精英阶层的消亡，而对于西欧或英语国家来说却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例如，法国在大部分时间里成功避免了外来入侵，一直以来几乎都由法国人自己统治。大多数英语国家的政治决策多是出于安全考虑做出的。但是，哈布斯堡家族几乎在每一个边境上都易受攻击，到处都是可以随意入侵的路线。盟友可能变成敌人，长期宁静的边境可能一夜间就被

攻陷。因此哈布斯堡家族的主要目标就是军事化：从初建到衰败，他们的帝国好像一台机器，抵抗强邻和控制乱民。就算不打仗，也时刻准备着应战。在 1914 年之前尤为盛行的一种想法是，哈布斯堡帝国“蛋糕加华尔兹”式的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有些落伍和无益，这类想法其实是错误的。哈布斯堡王朝在一致对外上表现得狭隘无情。老弗朗茨·约瑟夫看似和善，蓄着胡子，却痴迷于把帝国建成庞大的军事机器：他的一生中围绕的全是不断的游行、战争、颁奖仪式和关于庞大军费的争论。这一切对于 200 年前甚至 400 多年前的前辈来说再熟悉不过了。绝对的不安全带来的暴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因此哈布斯堡家族时刻监视着邻国的军备情况和情绪变化。很多国家的统治者犯了大错就会被废黜，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而 1918 年前的哈布斯堡家族总能适时地把别国的挫折巧妙地转化为自己的领土优势，但在 1918 年，哈布斯堡家族却因为自己做出的决定导致领土丧失和国家分裂。

我们要记住，在大众识字率上升，电报和铁路开始把各地区和国家联系在一起之前，欧洲的统治是多么的模糊不清。哈布斯堡家族喜欢看地图、家谱和纹章，这些象征性的东西表达了他们至高无上的皇权，但是很难让人相信这有多少实质意义。除了少数山区和森林地带，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无所不及，但是对维也纳政权的责任感往往是遥远而曲折的，无数地方性特权、贵族和宗教的特权使统一高效的现代梦想成了笑话。许多历史往往是从统治者的角度展开叙述。最戏剧性的是“叛乱”一词的表述，这个词预示着失败（按照定义，一旦成功，就会改朝换代）。任何叛乱都是十分令人烦恼的，是耗费资源的，是落后的绝望，等等，这样的表述随处可见。但是，这对于身在维也纳的君主来说过于

严肃了，我希望能弄清楚有多少合理的论据是反对哈布斯堡统治的。实际上，从某一点上看每个人都有过“不忠”的经历（在匈牙利反复发生过），这应该是一个有价值的线索。约瑟夫二世（Joseph II）在 1788 年同土耳其的战争中处境变得十分不利，因为匈牙利贵族不再向他供应物资，因为他们恨他，认为他是一个卑鄙小人。随后约瑟夫的大军桑落瓦解、溃不成军，他非常气恼却无能为力。从世界史的角度看，我们不可能不为他感到遗憾，但这样桀骜不驯的群体在欧洲比比皆是，他们应该多收获一点儿赞美。

在众多轶事和小说中，总有这么一个人物备受喜爱。他是匈牙利的一个小贵族，他在生活中只知道喝酒和狩猎，拒绝打开接收到的任何函电，因为他觉得这些东西无礼地闯入他的绅士生活。哈布斯堡家族总是在和这样的人物打交道：封建权利的维护者、固执的地方行政区居民、古怪的宗教团体和难以驾驭的行业会员。即使是伟大的贵族也可能会饶有兴致地冒险背叛土耳其人。一代代维也纳官员或许都曾猛烈地把头撞向樱桃木桌面以示愤怒：为什么这些人就是不听话？也许太多的地图、图表和预算计划是这些问题的诱因。本书的一个新颖之处可能在于它试图避免将维也纳视为所有具正义感的政治、宗教、社会或战略思想的交换所。施蒂里亚（Styria）的农民、特兰西瓦尼亚的农奴或亚得里亚海的海盗对维也纳的看法不尽相同，而他们的看法不一定是错误的。

《多瑙河畔》应与《日耳曼尼亚》分开来读。当然它们有重叠的部分，我通过不同的角度和实例来处理这些重叠之处，但关于欧洲如何通过神圣罗马帝国发挥作用，有一些基本概念还是要重复提一下的。